



商业谍战
扑朔迷离

06 令人尴尬的“御用调查师”

的电脑系统已经录入老方进门的时间，精确到秒，本来就不需要Linda的关注。当然如果是一位总监，或者副总监，甚至是有提级希望的高级调查师，Linda也会流露出热情的笑容。

老方不懂英语也不会打字，不会用电脑软件和数据库，没有哪个项目经理愿意使用老方，但老方也算GRE北京办公室的元老。10年前，GRE在北京只有4名员工，老方是中级调查师，职位在全公司排第二。老方早年干过刑警，对实地调查轻车熟路。GRE初到北京时老方是公司的栋梁，能不能写英文报告并不重要，他手下有个刚毕业的初级调查师，除了英语什么都不会。老方常说：Steve，把这封邮件翻译一下。

当年的初级调查师却小看得不得。10年里他天天加班，不结婚也不谈恋爱，甚至没人听说他和哪个女孩约会过。他是在GRE里修行的“道士”。

10年后，“道士”修炼成仙，领导5个调查团队，100多名员工。每个团队配备1名总监、2名副总监、4名高级调查师、6名中级调查师和8名初级调查师。每个团队同时执行8个到10个项目。每个项目有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预算。GRE搬入国贸一座，扩大40倍，升高20层。员工的派头也都对得起北京最贵的写字楼，但老方除外。

在10年之中，老方只升过一次职，加过一次薪，那是在9年前，如今他的月薪还不及中级调查师，奖金更是分文没有，因为“有效工时”不足。有效工时是GRE调查师的命根子。

每周五下午，调查师们都要填写一份工作报告，汇报这周做了哪个项目，具体完成了哪些事情，每件事情花了多少时间。工作报告由项目经理（也就是副总监们）一一审核。经副总监们审核过的工作时间，称作有效工时，被输入GRE的电脑统计系统。

GRE近年来业务蒸蒸日上。大小调查师们常年加班，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即便有效工时常被项目经理克扣，但年底奖金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只有老方分文皆无，但不能被解雇，他已算得到了特殊优待。

按GRE的规定，连续两年不达基数就要走人。老方已连续5年达不到基数，而且一年不如一年。2009年全年不足100个小时，早已打破GRE全球的最低纪录，因此没有哪个项目经理愿意用他。

老方也因此成为大老板Steve的“御用调查师”。除了老方，Steve还有两名“御用调查师”：一个是中级，一个是初级。三名“御用调查师”独立于GRE庞大的调查师阵容之外。Steve

并非心慈手软的人，虽说是多年的同事，对老方知根知底，照Steve的本事和狠劲，十个老方想开也就开了。

所以就算刚入职不久的小调查师也猜得出，老方心里不踏实。因此即便让他当司机，他也毕恭毕敬，哪怕是去机场给初级调查师提行李，而且那位初级调查师和老方一样，也属Steve的御用人，GRE的边缘人。

边缘人往往分为两类：一类毫无希望，一类前途无量。燕子属于后者。老方的嗅觉从不出错，燕子的气质不是北京大街上随意能见的。当然，气质未必代表能力。但Steve还是破格派她单枪匹马飞往斐济，去拆别人的电脑硬盘。难道这一次Steve动了心？

Steve毕竟不是神仙。老方手拿公文包，走过明亮的办公大厅。大厅里坐满了人，男女参半，表情严肃，手臂和键盘难分难离。他们眼睛紧盯着屏幕，脑子里想着有效工时，谁也没留意，老方便脸上正堆满笑意。

差2分7点。走廊里灯光昏暗，寂静无声。燕子拿着一杯热拿铁走出电梯，大理石的地板坚硬而光洁。

国贸一座28层，有一家投资银行，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一家保险公司。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您好。GRE……对不起，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去了……对不起……”

老方经过公司前台的时候，秘书小姐Linda正在温柔地拒绝电话那端的一切要求。

Linda的表情很专注，没时间留意老方，反正公司有两道门，外面一道要利用员工卡，里面一道要按指纹。GRE



点评空战
展望未来

06 崩溃的“马其诺”

梦年复一年地停滞时，长城外的世界进化到了热兵器时代和蒸汽机时代。

长城和它在历史上的辉煌瞬间便永远成了冷兵器时代的遗址。

新时代对于旧时代的超越是毫不留情的。

对于人类的军事史而言，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长城教训是巨大的，但仅仅是中国的。而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另一条“长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的教训就不一样了。它让今天乃至以后的世界都永远牢记着——不敢忘怀。

和一直继承祖宗遗产的中国长城不同，法国是根据最新的战争经验进行战争准备的，它刚刚打赢了一场阵地战。看着冲锋的士兵成片倒下，凡尔登战役的指挥者贝当元帅流着热泪说，他再也不愿为无数英勇的法国男儿悲叹了。他要建一道永久的国家阵地，永远把敌人和战争挡在国境之外。

由于创始者贝当身居法国陆军元帅高位，堵死了法军迈向新时代的道路。在他的影响下，法军首脑一边倒地主张修筑马其诺防线。

贝当元帅对显而易见的新趋势视而不见。1935年，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在很多国家风靡一时，贝当元帅也评论道：“杜黑的理论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它是新思想的无穷源泉。它所创立的杰出学说对未来战争有着决定性影响。”

但说归说，做归做，贝当元帅和学术界一边吹捧杜黑，一边将真正推崇杜黑的埃司丁和戴高乐等人的远见卓识斥之为异端邪说，置之不理。法国还是照样倾举国之力，夜以继日地建设马其诺防线。该防线总长400公里，从瑞士边界一直延伸到卢森堡，纵深6公里至8公里，共有永备发射工事5600个，法军高层自吹“坚不可摧”。

与此同时，希特勒却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戴高乐的著作。他对党卫军军官们说：我要向我最大的对手学习……

从1919年到1940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当希特勒的装甲突击集群组建完毕，闪电战理论也发展成熟的时候，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也竣工并投入使用。

在所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中，法国犯的错误最少，战争不给它继续犯错误的时间和资格。它是二战中第一个被灭亡的大国，而且如此迅速和彻底：11天就宣布投降。当年的阵地战英雄——贝当元帅不得和无数英勇的法国男儿一起为它们的共和国而悲叹。

马其诺防线是被绕过去的，但这比被从正面突破还要可悲。德国从一开始就决定绕开马其诺防线，从其他国家突入法国。但这里也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阿尔伯特运河。它两岸陡峭，工事密布，是公认的“西欧最靠得住的反坦克防

线”，“其难以摧毁的程度可与大肆宣扬的马其诺防线相比”。在这条防线上，屹立着埃本·埃马尔要塞，只要它安然无恙，阿尔伯特河上弗龙霍芬、弗德策韦尔特和坎纳三座桥梁就会万无一失，希特勒就别想把他的坦克开过来，而这个要塞看上去又是那么坚不可摧。

埃马尔位于马斯特里赫城和维斯河中间，控制着10公里以内所有马斯河和阿尔伯特河上的渡场——也就是从荷兰进入比利时的全部渡场。

在这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上，驻守着1185名比利时军人。

由于已经察知希特勒的意图，比利时军队枕戈待旦。世界、欧洲和比利时都想看到的是这一幕——德军在埃马尔要塞前血流成河，望洋兴叹。

1940年5月10日4时35分，希特勒开始了对三国的战略突袭。比利时方向，41架容克52型运输机拖着DFS-230式滑翔机，飞向埃马尔……结果，世人皆知：马其诺式的阿尔伯特防线房倒屋塌，在整个世界的一片惊叫声中崩溃了。通往比利时心脏布鲁塞尔的大路上，开来了气势威严的党卫军。

20世纪以前，战争是在陆地和海洋的二维空间进行的。地平面上你来我往，海平面上我进你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战争的特性就是平面的对抗。

（摘自《赢在制空权》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

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略防御工程。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不断地加固、完善，在漫长的岁月里延伸着。

公元1840年，一声惊雷炸响：灾难从海上降临了。英国人只靠48条船、400人的“东方远征军”，就攻开虎门，让有着百万之众的大刀长矛的清军一败涂地。

就在长城的制造者和继承者，在历史倒影里长久地沉湎，中央天朝的帝国